

國

朝

奏

疏

國朝奏疏卷四十四

野

水利前

籌辦湖北水利

汪志伊

請疏通江漢水利

張漢

查勘瀕湖隄院情形

楊錫鎬

湖田占水

馬慧裕

請濬長沙北門舊河

王國棟

修濬瀆海古六河

鄂爾泰

史督首題之齋

月如手抄

興修滇省水利

同前

會籌海塘情形

海望

請石塘外增築土塘

趙宏恩

籌辦湖北水利疏

臣汪志伊謹

奏為敷籌辦理湖北水利事。伏惟天下之大利莫如水利。天下之大害
亦莫如水。楚水之大者曰江曰漢。江水自四川岷山發源。至巴東歸入楚
境。歷歸州、东湖、宜都、枝江、松滋、江陵、監利、沔陽、漢陽等九州。勝水
出黃沙境。漢水自陝西嶓冢發源。至即縣入楚境。歷均州、光化、穀
城、襄陽、宜城、鍾祥、荊門、京山、潛江、天門、沔陽、漢川、漢陽等十三州。縣
出漢口。與江水合。江水自松滋以上。漢水自鍾祥以上。兩岸皆山。至云夢
自松滋鍾祥以下。地勢平行。土性鬆活。軍民四產。非隄塍不能捍衛。非
支河港汊不能宣洩。自乾隆五十二年。江水異常泛漲。荆州府屬江

水害考述之五

陵縣大江北岸築堤浸決三十二嘉慶七年六月王又浸決八十修
再嘉慶元年九年監利縣決決狗頭溝程公隄金庫垸三口先
後水推沙壓以致江陵監利二縣屬並潛江沔陽南鄉支河港
生為泥塞積水在四年時可為水盛鉢王頻年大雨時行淹浸日甚
大江南岸之松滋公安石首等縣亦因隄險決向有積勞至
若漢水自乾隆五十二年後天門沔陽漢川等邑隄垸即屢有
潰又有嘉慶元年以至十一年上游則鍾祥縣下游則荊門沙天門
沔陽沙洋川將皆連年漫浸沿江縣其潰之口自數十丈至數
丈不等或直衝而被淹極重或橫溢而被淹沉重或倒漾而被
稍延歷前任督撫臣奏荷

聖恩蠲賑兼施而沙隨水入水移沙停港淤多於積水更易於侵壞其

澤陽在城雲夢等縣他處下游亦不免溢注漫漫之患此澤江二

水節年積淹各州縣隄塍田畝之原由也且飭批各該管府州

並州縣確查籌辦陸續稟覆並將各士民先後陸續呈報二

百五十六年仲查對情形大略相同核計荊門州被淹五十五垸

江縣被淹二十七垸天門縣被淹一百十三垸沔陽州被淹二百四十二

漢川縣被淹一百二十垸江陵縣被淹一百六十五垸監利縣被淹一

百九十二垸總共九百二十垸各垸大小不等其最大垸周圍三三十五

畝最小垸周圍三四里其積水或深二三尺至六七尺不等或已涸

出五六分二三分不等其全垸固圮較多該紳耆以請防堵疏消之

欽此

明倫彙編

此議福不一難以懸斷臣隨往查閱各營伍時道經被淹之州縣
 即率同該地方官並信紳耆人等親赴各處察看其地勢疏濬
 形勢度地勢參酌輿論其書在上游者宜於其受害至下者
 宜於疏濬事既備於防泄之先或借防泄由疏濬之用通
 盤籌畫不徇一鄉一邑之私見俟有此益彼損之虞臣查
 漢江江水於江陵監利二縣並沔陽潛江二州轉南鄉積淹田
 畝地極低窪嘉慶五年雖經前撫臣高杞奏准開挖挑淤
 河黃土溝柴林河等處供水由壘口入江但止於消復上收長湖
 只處夏秋改進法關隘之水以看各垸田積淤之水即其要亦
 不能固不臣於三月間勘有監利縣之楊柳等地方即古之漢陵

口今橫堤一堤丈量堤內杜梁廢坑積水高於堤外白盪湖水面
五尺二寸宜開隄建石閘一座又沔陽州以屬漢臨江水之新隄地
方即古之茅江口並前水港口係前明大學士孫居正因有閘其祖
墳風水築堤壅塞今丈量新隄內河之水高於外江水一丈二尺宜
開隄建石閘一座並籌定格內章程每年十月十五日先開新
隄閘十月二十日次開福田閘計可疏消積水六七尺各坑田即開出
十分之八九每年三月十五日先開福田閘不以鄰坑為壑三月二
十日次開新隄閘右係江水倒灌至挑家河以上之積水欲由太平閘
河而達於閘必改於鄰家廢坑中開小河一通以通之若上可
南向之於塞處改亦應一律挑挖深通水達洪湖由新隄石

南入江別江監潛沔四邑數百垆積勝之田可期涸出並將監
利沔陽二劫勝境內刀民私築之土擋均行拆毀俾冬種
淤女白營湖柴林湖豐口土全口土地港上下各於淺均行挑挖
深通俾長湖津口二處夏秋沙進之水一由筒家口高都灣出青
潭口入江一由土峯口澄沱湖出沱口入江別嗣後該四邑之
隄垆方可免泛漲沖淹之患女南岸之松滋公安石首等
縣雖間有積勝被害較輕設法疏消尚易于力惟江陵為城
隄頂冲危險處計及者縣沿江隄腰必使加築堅固以防淤
患至若漢臨澤水若有鍾祥以下沿河皆積隄腰保障決
肆地處下隘工多險要漢口一開以項隄足下游即全曹一廢沒各

從多單舊低矮一遇汛漲在：方危查該縣境內隄工二萬二千七百餘丈除飭將戶家廟加築之子便並中段修砌之石駝岸石二裏頭挑水石壩趕築完報外其修亦當一律加高培厚至于下游各州縣在城之荆門州則有十二處沿江縣則有三處梁山縣則有一處天門縣二處漢川縣三處雲夢縣五處皆原修築完善茲陽明之西北御海臨漢水因天門漢川及沔歷年漢口水向內匯冲刷沿河隄身或有應行修築之處更甚於他處如漢陽城等處各鄉隄工缺口計長一千二百餘丈洗塌隄身計長五千餘丈若不修築堅厚則天門漢川沔陽三州縣終不免漫漶淹浸之患其應疏之處荆門州則有十二處並江陵縣刀民私築土

交香省過之齋

增十三處潛江縣列有荆河坊河障口三處並謝家長安等八
到天门縣列有牛蹄支河楊河等處沔陽州列漢南復陸等
永奠二南洋川縣列有十處潛陽縣列有障河口等處此
上河道積淤或數里或數十里至百餘里不等若不待
開疏則去路不能通暢隄塍仍虞壅潰此各州縣在在
疏之情形也惟是左姓左疏之工程大小不一臣擇其最關
緊要而易由力者如天門洋川以屬之牛蹄支河種世
三十餘里洋川以屬之坑隄三百餘丈沔陽州以屬之各
隄缺口二百餘丈及支河缺口十餘處皆江寧山以屬之楊湖
垸字家拐弄家雖三處頂沖危險及雲夢以屬之陳袁垸

先後札飭藩司籌款共提銀二萬二千九百二十修而於給
委員協同地方官督辦批於修築完竣即請目前之急於修
工巨費繁現者大雨時行江洋水長之時難以施工必俟秋
後水落方可丈量估計且積滂積淤之區有度狹淺深之不
同尤宜逐漸疏濬均築分別次第辦理斷非一年以修載
可惟擬是福田新墜二閘必俟預先採辦石料兼此水
漲時運至工竣俟秋冬集匠建立業往遴委委員承辦以
志養成并飭藩司酌發銀兩以便辦運石料此又且于
稅劫付權女後急分別辦理之清節之且回省後後與格
章胞悉心籌商湖北各院田被江洋水害或已歷二十年或十

餘年及數年不等各農民困苦已極必須遴委廉幹負責
會同地方官於秋冬兩段丈量確估實心實力懸望繁興
並選派道員總理其事俟工程報竣日由該臣親往多處驗收
務期工歸實用費不虛糜俾災黎咸登衽席倘查有
減工尅料情弊即行奏參嚴辦以爲玩視民瘼之戒至
江澤二水出入支河港以今昔情形不同必須度其未塌
西漲之高低以爲在此應疏之準則以看各行開挖之成或係
民田則估定價值發給業主另買以昭公允且將來地備之後
固出田畝亦多仍照額征收錢糧倘有實在形如釜底
無煤疏濬不能固出並被沙壓及浸壞不能耕種等即

委員查明頃故錢糧確數奏請減豁以省有名無實之催科
惟現在未及施工田畝尚沉水底小民失業多年則等以出產
絕

天恩

暫行蠲征以紓民力俟開工田畝有收再行多年帶征由

各衛以軍田坐落各州縣境內亦有被淹頃畝應請擇

案畫一辦理俾免向隅此又體卹目前念窮民之多宜也

再且于途次接批鍾祥江陵荊門潛江四州縣士民等呈請

開疏鍾祥縣屬之鐵牛關獅子口等處古河淤塞水患極

天門縣士民呈請堵塞天門縣屬之牛蹄支河口內堤垸

不致漫潰各等情且請道親赴各該處上下履勘查得鐵牛

疏濬古河題之齋

月 手 抄

閔獅子口等處古河均在濠水北岸原通鍾祥縣境內然
濠永隆河及天门縣城河出濠川縣河口仍與濠水合流至漢
口入江自前明築堤壅塞以來迄今數百年堤外河身日漸淤
高堤內田畝廢多低矮若以此往開疏不但逐里保長數
百餘里工程浩大并有礙于城池田廬即就水勢而論鍾祥地
處上游固多浸淹大患而橫溢於由京山直注於天门洪湖等處
濠川以及沔陽雲夢等縣尤皆受其波及之害是欲分濠水
以固隄工務先引濠水以灌隄內也核士民等或籍隄上或
託業南岸惟飲開疏古河則濠水北注可免漫淹彼處田畝之
虞并有歲修隄隄之費全不顧及北岸下流之天门濠川等

縣為澤國此情實不可行至天門縣屬之牛蹄支河原以分泄水
之勢今若處塞其口供澤水每獲消納必致漫漶正河之大堤
查天門從前連年被淹皆由于鍾祥隄工壞口業已一律修築堅實即牛
蹄支河不塞之故今鍾祥隄工壞口業已一律修築堅實即牛
蹄支河淤淺處理亦動項開疏是言已去而利可與乃該士民等
反以此塞支河為佳其素不區一徑此塞口門可省培修支河
堤隄之費並不念及正河大堤壅決之害此語因唯廢食良亦
不可行總之該士民等請南該地之處皆在澤北北岸而支
河有適相左若由于心存私見昧于大局惟知利己不欲聲鄰
設非詳查確甚通盤籌畫必致為害謀除自批駁

卷之三十一

毋許率逞私見私議致礙全局外合並奏明

請疏通江漢水利疏

臣張漢謹

奏為恭陳疏通江漢水利事竊惟王土受釐重農必先水利水利
兵則蓄浚有法旱勝無憂我

皇念切民依凡水旱時屋

宸慮直隸營田水利奉

救查妥議以濟民生凡以期於可久也臣竊思者文於江漢荆鄂其

首衝宅壤最為窪下計沿河大堤南岸自松滋六百餘里北岸

自荊陽七百餘里連堤江堤共計幾三千里俱係民築民修

女回最險之處若沙洋者為塘難以枚舉而修築繁瑣亦難言

迭雪首區之辭



月船手抄

久矣。上。二。不又修築不堅。水。即。後。屢。屢。修。民。力。其。何。此。則。人。民。受。累。之。傷。也。訂。楚。水。大。古。江。曰。涇。曰。涇。曰。涇。三。其。後。急。相。濟。送。西。利。用。其。也。查。大。江。發。源。岷。山。出。三。峽。下。奔。陵。也。約。寬。十。有。餘。里。涇。庭。居。大。江。之。南。方。八。百。里。容。水。無。限。湖。水。倘。增。一。寸。不。免。艾。漲。江。水。即。可。減。四。五。尺。昔。人。於。江。上。流。束。六。口。下。流。虎。渡。口。楊。林。市。宋。穴。調。柱。等。口。各。殺。江。流。導。入。涇。庭。而。後。達。於。江。故。水。勢。寬。後。而。年。患。今。也。僅。存。吊。渡。一。口。江。水。一。發。陡。高。數。丈。然。亦。得。回。涇。即。為。巨。浸。此。江。水。為。害。之。原。也。涇。水。自。嶺。冢。導。漾。東。流。而。下。東。陽。自。安。陸。存。上。河。寬。十。有。餘。里。安。陸。存。以。下。至。寬。不。足。一。里。其。下。涇。口。艾。窄。甚。甚。船。每。截。流。而。渡。江。為。涇。弱。阻。遏。遂。行。

潛污泄邑於是數受災矣查潛水上流有排家口相信羊積
糧存岸隱形亦存於水亦流區天門縣入三台大松等湖其居
天門之系雲夢之西漢川之北在城之南支分漢口派出五道任
為潛水故道眾水通流今白口排家口各於水各尋注此傳水為
害之海之雍正二年鍾祥縣堤潰如雷及卷西域不侵其版
民無可避田廬蕩然居人三時隱無十年不談計鍾祥一邑今
已九潰矣他如京山潛江天門泄邑地處下流隄若徒隄則如
項灌耳耳昔年潛污士民具呈甲訴該以築隄之天供疏河
之役官不允行民無如何今之計欲平江漢之水必以疏通河
河之口為急務矣查江水東流又下流者先疏堵至通口調經口朔

而上之為疏宋穴楊林市為獨柱合流又溯而上者疏虎渡口燒院
寺又溯而上者疏宋穴中虎渡合流再疏北岸之便河却穴合江
水從長湖了有廟合注則黃潭堤不築而自固又後廢公渡
則監城方以爲虞疏新堤之口而新潭之於則江濠之水於是
為取濟矣浮水支流則疏白口橋家口而少潭之一包三險可以
夏疏四港而階河可無憂疏直順河而階城後舊方以爲憂再
疏小里潭竹筒河而天門懸獅子等河而低窪地也乃可安堵而無
虞之患疏河以爲急務也若夫築堤必取土於內地內地日低故河
日高河日高則水勢日險患日深是以江濠不疏終非底定之本
積淤不濬終失利導之宜以則整民之隱憂也夫三楚富饒風雨於

天下諺云湖廣熟天下足一歲而檢吳越亦資之今或稍逢旱
即倉皇無策致居民不免於貧困雖不曰盡委之河堤之累於
逐年估計既苦派費之繁多潰決每時又慮身家之莫保
豈非河隄之為累乎昔年湖南巡檢陳說洞容楚公澤因既
於江洋前任印後調位口隨款詣踏勘江州欲導之俟南
別欲導之俟北頗為利濟之宜旋內陞去任未及施行而直
風有堅固此其大略也臣思古考江淮河漢水行地中宜以人居
平土為安治也行水改多子也後世詳於治淮何略於治江
澤故江澤時有汎溢之虞不知昔有個庭較淮河何也水
為便疏河口每行水以年事也伏乞

皇
敕行湖廣督撫大吏委員一、詳查備言屬可行不姑全
禁又安即外冒新修陸岸費金錢至數十萬此亦借是
以承國矣

查勘瀕湖隄垸情形疏

臣楊錫錫謹

奉 旨 照 湖 南 長 沙 岳 州 常 德 禮 州 四 府 以 環 繞 洞 庭 瀕 湖
之 民 就 開 於 地 圖 築 壘 田 疇 之 隄 垸 有 昔 被 水 衝 曾 經 於 督 修
後 此 日 官 垸 其 未 經 督 修 及 續 圍 北 日 民 垸 每 年 冬 令 該 管 各 員
督 民 培 築 以 防 夏 秋 之 水 曰 歲 修 且 到 任 以 來 雖 察 訪 歲 修
各 弊 嚴 徵 水 利 之 員 查 禁 督 修 經 未 往 目 覩 不 能 知 其 在
情 形 是 以 上 年 恭 摺 奏 准 將 就 近 長 沙 之 湘 陰 益 陽 二 縣
隄 垸 於 仲 冬 親 往 查 勘 荷 蒙

聖

旨 案 奉 臣 於 二 月 由 湘 陰 勘 至 益 陽 以 有 隄 垸 情 形 有 尚

月 餘 等 語

積者皆退之

老酌定章程辦理此就臣管見故為我

皇陳之

一險工宜三年一次大修也查各堤有當水要衝尤易壞設之
險工每年歲修不過加土數寸一尺若加高厚各至數尺則曰
大修歲修佃民任之大修由主任之今日查閱兩邑民燒新築
此固屬較舊即燒舊築亦未能一律高厚其修各屬人
侵想亦相同惟原址及舊築每年冬月雖加土數寸一尺次年
而水冲激又多^并卸是惟有歲修之名徒雜成高厚之
實且雖面偷徒民每遇天晴水小隨時培築不必俟冬
月經佃民農忙之時殊難兼顧而各堤田主皆有力量出

資修堤俾田永成朕產非強以改雖在自秋冬為物凡屬險
要之隄每歲加厚三尺加高二尺以三年為止即保歲中少有衝決
尚多移存合之現在隄身三年之間厚可一丈六七尺高亦准此列植
遇大水永保無恙矣

一獲堤柳株宜一律栽種也查西邑年久舊堤有種柳以捍風
浪步均堅厚多被女未種步即不免單苜至於近年民堤別種柳
步絕少細詢其故蓋種柳一事向來官雖示諭未能實力督率而
民田主各事因循間或插種又苦牛羊踐踏居人拔換遂多有名
無實且查柳枝非難得之物插柳又易為之事植之三年即可
捍禦風浪致速而利博英邑於此且已而加功諭令各多植柳

後在令水利之員兼行督率處我插將每段種柳若干
根查考責令管理修隄之役總提長人等稽查照看
與道府等官巡便隨時摘抽點驗嚴禁縱放牛羊及居民
損運等予以罰懲則數年之間隄境此出立矣

一查管水利之員宜免其差委之查若屬隄境每段五六十
步三四十每段六七十里小者亦二三十里每年冬季培修
夏秋防護各多暇逸之時若差委別出則培修防護各人
督率稽查其為^虛故子何怪其然且調差又故是以上年凡屬
水利佐雜俱不稱為差委嗣後應往其為定例凡屬水利各員
堅不差委則奏成既久而承辦者力矣抑且現往三

年遂加大修各屬隄境既多道里亦遠水利之員皆率
難因俟屆期具工時日者擇佐雜中勤慎老練之士委
協辦庶工程可理堅矣

一以後民坑宜永禁再圖也查洞庭雖曰巨浸然藉以受各
省之水各屬隄境俱係沿湖受水之處漸次圍成以致水
爭地也雖淡湖荒地不許墾行築壑以阻水路已經垂
供令甲但尚有無礙荒地許民呈官勘明築壑之例我

國家重熙累洽生齒日繁沿湖隄境綿延際實無可以再行
築隄墾田之處今已成之境在民既獲其利未便毀其厥功若
再許墾地豈官築壑在事民惟規己之利懼勿騰混伍云

概之有司不知總攬全湖形勢虛何女其請而上司亦一時策
疎忽批詳批准實貽壅水慢決之患在後嗣後各屬濬湖築
地永禁築隄壑田俟川黔粵楚各省之水有以須知不
致泛溢則現在各省境內年年復有秋民食有倚即受益
不淺矣

湖田占水疏 嘉慶七年

臣 馬慧被 謹

奏以民生災子救食而穀稍資亦水利水利資乎堤垸故堤
水則腴遠水則瘠以在皆於湖南長沙岳州等處惟四
府漢陽洞庭各屬久就湖之壞築堤壑四惟是洞庭兩
為川楚點身世水匯布之區自應伏湖西有固考年產糧
方易于消餉乃湖民与水爭地常有衝突屢滋之憂往而控
且蔣博題德近湖荒地禁民築壑查湖南瀕湖十四縣
共官園百五十五民國二百九十八創毀私園六十七在留私
園九十一共內官園係雍正間發帑修築民國係業民陸續

李君才進之奏

園築奏准在留一併歸入歲修等語官園民園俱集
民自行修補官園督率每年六月興工不分畛域及除易
工程皆係通境之民按放出工通力合作於次年二月工
竣三月內勘限取結詳報奏

聞該等設存官修民修防除搶築等費亦無保固年限若前
毀私園見俱燒刷殆盡永禁修築並阻礙水道之
至存留考私園係巨畝次道

旨歷勘長沙等九州縣共續報私園埂九十四處內有湘陰縣
江山私埂二道華容縣馬家私埂一處均有礙水道先經勘
令則毀不准修後件俱築自乾隆二十八年以前未註列

入在留老毀冊內見查各隄身僅高二三尺及六七尺不等
查江湖灌溉水高一二丈以等數尺之隄早已漫溢這項不
能占湖水爭勢數十年來尚無阻抑溢之事因內業民亦
小藉以銜田種植水大任其漫衍流行每年產種收全秋
捕魚刈草之利以完賦課歷久相安自可毋庸勒令創毀
致失此意以見在隄埂長高丈尺為限示之準則亦禁增
築產水利民生而無妨礙矣至此外者屬非近江近湖之
皆藉塘池以為灌溉塘池水足則夏初久晴亦挹注省資乃
愚民昧於遠計往、處水利而罔田功不他大江大湖之隄
自己掄糧管業之塘亦培土改田截流種稻徠往租行而賜

災情催速之齋

時若之歲以塘為常用不知偶值早潦以得不償以失又流潤之水速近取資若棧情已業截壅為田則上溢下浸無不受累又在各屬以案糾紛大事由此且遲以也

國家生齒日繁地上甚闕云於閩修水利之苦曷嘗仍以地不水亦後水不為害田亦受益小民不能遠慮貪目前之小利忘經久之大計且思從前壅已佳開壅之田逐一清整固恐溝渠若自今以往嚴行禁止於東南各省甚為有益在佳

皇
敕下凡地開蓄水及出水等令地方官親自勸諭但有礙水利即
不許掘壅如有私將塘地及壅出田者查出重懲此奉
務農裨益民生之大端也

請濬長沙北門舊河疏 雍正五年

湖南巡撫 王國棟謹

奏為請濬長沙北門舊河以便民事竊臣上年奉

命自浙赴湖南任道徑長沙出房之湘潭歸見千艘雲集亦

商賈輻輳數里市鎮堆積貨物懋遷有年居民栉比而長沙

係省會之區府城又適臨湘江乃環顧江干各船停泊者蓋因

湘潭江形稍曲北風勢強而長沙江面既寬北風勢弱又無淤

可以誘入猝然風起洩湧一時難禦沈溺漂沒往往而有此官

民船隻不能停泊而商船亦多往湘潭以舍湘潭無可棲泊處

也即以江西之湖口與先設湖口將江水濬給商人上稅停舟常

或番省遇之蘇

遠風傳之陰荷蒙

皇恩移駐九江人稱便焉且謹按長江北門外原有舊河一道
計長三百餘丈淤塞已久若將此河照舊開挖佈置可以多泊
船隻誠由大便於民之事不但往來官民船可避險安駕且
以謀生者可安心安宿湖港不致飄泊風波而且商船之集
百工則財用足通百貨則生計饒即肩挑食力之民有商貨
往來上下可以擔負易易每貧民衣食之藪也巨目擇地
方情形以興工費財無項可抵今批驛監糧做道詳稱長
岳常三府提工欽奉

諭旨行令修築現查本道衙門向有每年監規銀八千兩願以

雍正五年現存銀八千兩並雍正二年所存銀八千兩歲底存
存共一萬六千兩作為修築堤工之用再查長沙由有金之
地長江生輪竟無停泊舟楫之設北門外有舊河一道
俟雍正七年分此修八千兩解到之日可以開濬此河俾道
船隻庶於地方民生不無小補等語由臣見適合今
估計工銀約費一萬四千有奇但閩為民與利似不可
後批且愚見或於冬興工應否先於司庫正項內動用
開濬俟雍正七年該道歸公銀抵補伏乞

皇上睿鑒

步卒等退之務

修濬滇省海口六河疏

臣鄂爾泰謹

奏為修濬滇省海口六河事竊以雲南省會向稱山富水饒而
耕於山者不富濬於水者不饒則以水利之未講或講之而未
艾致斯不能受山水之利恆徒以增其害也故為水利莫急於
而等值之水利莫急於滇池之海口其上流為昆明口至貢
昆陽之甸縣下流為安寧富州民二州縣一水以徑為六州將
係疏通則均受其利壅遏則均受其害故於滇最急滇池之
原系於城北之盤龍江經城之東而流於南會至貢晉字水
流而為池折而西流至昆陽甸界復北折而倒流由石龍壩至

於安寧富民之北而入於金沙江此滇池之形勢也滇池即
昆明池古人名之為海。三大周圍三百餘里環海。日資以灌
辦由膏腴地。年息數百萬。每五六月而水暴漲。海不經
此。皆以宣復堵惟海口一河而兩岸群山。故箬沙口有下坤
入海中填塞。壅於宣復不及別沿海田。未半遭淹沒。明宏
治時巡按陸全開渠。傍河築壩。鑿石民困。以甃自此。遂有
歲修大修之創。而不知海口之內有牛舌灘。州二處。梗塞其中。
致海口內外不能通暢。蓋歷初復興修作。亦只於牛舌河之
左豹子山之下。竭力疏濬。其根未透。故災患未息。至今歲修
歲壅。殊非長策。且勘以海口一河南北兩面皆山。俱有箬

水入河每雨水暴漲石中橫而受水處河身平行易於壅
於此北有白塔每疏濬於農隙之時壅塞於兩水之後不
別淹沒堪虞南地則人工徒費沿海人民時遭水患皆甚苦
行至平定哨一南傍雲龍等水歸河之道正值水陡流急
處相度形勢措詢輿情咸稱南南宜開子河一道引者安
渡水新村等開泄水固至平定哨開入河則泥沙石子不能
住一若可以永遠後行至海口駕船指視見有舊壩一傍沉埋
橫塞其中埂外龍王廟前有牛舌灘又側而下有牛舌河俱
阻掘出水不能直出詢諸土人以此壩前築埂以備海口之
也其一灘一河自古未有原未議修隨於大海近崖處用竹竿

試探水深八尺出海外於龍王廟左海門村僅深二尺五寸
牛舌河則止深九寸皆因三重壅塞不能暢達以原海口
出水之咽喉因應將此灘一沙并前一埂各行挖去則海口
疏通沿海田地自無淹沒之虞臣後特訪確查即飭委昆
呈貢普寧昆陽等四州縣照樣督修於雍正七八兩年農隙
時興工改有海口河道壅淤處沙悉已疏濬寬似固本膏腴
田畝甚廣此在省河道之大宗也至於四境之內河道甚多僅
派別各有源流而女最大者莫如盤龍江其次如金稜河又次及
銀稜河又次如寶嘉河又次如海源河又次如馬料河又次如明
通河又馬脚白沙之河以上各河共估銀一萬八百七十餘兩已於

查出各項田地查價銀內動用今及時辦料具工另疏題外
臣查海口六河註各支河皆是以資灌溉既而備蓄洩排因於審
久開濬久難以致水不注海田僅通薄其地惟望膏澤下區則
甚矣而積此稻糧豈歎之故矣人民苦累改閘如果山潤以水
水長以山伴彼此相資互得共用則旱潦可為轉移荒瘠
早施補救人力既多天必垂憐此且之說以由近及遠歷日積年
務期通行成效勿敢怠忽勿敢差忘也惟是既興工作宜
定章程庶可以經久而不致廢墜查雲南府原有水利同知
昆明海鹽六河以及各支河巡查濬修是女職分應請鑄給
防重文考成其昆陽河為昆明下游距省百里同知難以兼統

於昆陽州添設水利四同一員駐劄海口至於通省各府州縣
皆有水利原年各員諉卸因循託諱藉口若將同知通判
州同州判佐歷吏目縣丞典史等官加水利職銜凡境內河道
溝渠盡令志理除仍令各該府查勘驗報各該道考察詳
明聽督撫二臣核酌勸懲則二三年間將通省水利有與無者
不克濟民生矣抑臣更有謹此昆陽之海口及臨安之三河以
閩九鉅歲修銀而不可不酌定惟益道衙門歲有合稱銀兩
請撥作歲修之用似於水利民生大有裨益

李君等進之書

興修滇省水利疏

臣鄂爾泰謹

夫為興修滇省水利事宜惟北方水利為第一要務似俾民生計故急治湖海江河以及溝渠川澮或因勢疏導或冬力開通大有大利小有小利皆不可異難惜費况雲南跬步皆山田少地多夏旱冬潦且竝年積蓄不通舟車設一遇愆陽即成荒歲從前市米一石有價值十兩十五兩之年是以自任任以後即詳飭通查特採輿論合省檢閱迄今六載雖亦次第舉行經興修已竣而獲水之利者僅半已修未竣已竣未妥竝應修未修委勘未確均居半此在分晰開明陳情

聖鑒者也查雲南府屬嵩明州之楊林海又名嘉麗澤因河漫

迂曲去水甚緩停留沙石壅塞咽喉每將海邊四十八村及

四故半行淹沒歷為民患臣詳加察訪海水淤止二三天若改

疏河道由丁家老龍喜村開挖二里許直通河口俟新舊兩

河並流水勢暢流不獨四十八村可永免水澇而周圍五十餘

里單塘均可開墾成田隨委員會勘註先將歷年阻撓之

於棍二人枷示河岸限以工完釋放於是各士民歡呼踴躍

情願出力僅資估口糧並未多費於雍正六年冬報竣後

此田畝歲收並佃出田地一萬餘畝再府屬宜良縣窪地多

淹高地多水旱澇不均有需調劑臣先於雍正七年節諭

焚香省過之齋

與修此用河兵五道積水於池江水不必害引水灌田已
獲濟又臨安府有澧江一水來自石屏州之吳龍湖合塌冲
象冲二水及六河九血皆會於瀘江以赴巖硎伏流十餘里出河
州入盤江而硎口硎底石埭十三重阻水不能直行每遇夏秋
暴雨奔湍四潰田廬淹沒土人稱有神物洗巖欲伐巖石
輒有反覆石柱委知府張每各鑿石疏河推鑿不能入強入
不寸許旋果反裂少飛礮碑控空墜下斷于一指臣按按
神以庇民豈以虐民總制奉

天
命除患時民而神弗許是神不靈隨以誠告並遣張每
各以文祭畢復督工鑿石应手而碎十三重立冬復將自瀘江

玉巖洞隄岸一併築修現已有利各官禾稻倍收再府屬
之建水畝田地甚多苦冬活水但雨澤稍遲即秋成失使近
近南莊之山腹中有泉一道細流不息入地筆蹤曾竭力開
挖不能疏通且全以穀糠填入向下層流約三十里流出於
州屬之老巖窄知為此泉無疑遂穿鑿地道伐木為箱穴泉
湧勢甚湍激值後用溝導水儼成大渠並酌定規條令換汰
引灌皆賴以豐收府屬之阿迷妙離城里有小河一道歷乘
通舟楫遠檝疏濬現可行舟曲諸府屬之昆甸妙城南平川
壤皆可墾土成田故昆川一區河會昆甸嵩明兩甸之水每夏
秋積雨一注汪洋加以馬龍河河水又合於七星橋下衝激昆川

之水逆流泛濫即附近熟田亦歲被淹及土人謬自古相信
捍禦每策且熟等情訪就其山形水勢及遠近高低欲俟
乃川河順流直溜必先使馬龍河不爭水道欲使馬龍河
不爭水道必須另開小道河俾乃自嵩明之水皆自暢流並
可免衝激不致泛濫今查勘督修潤水田比二畝修政但
大河中流有整石四十餘丈務決開鑿而施力殊難後議
濬沙河千五里以收全功又濬江府城南之塔仙湖延袤五
餘里中流深處可百餘丈以受各山之水亦名海海每雨大水
沙宣噴不及則附郭之河陽並江川寧州三處利害共之
惟海口一河為堪疏浚而山溪水脈推砂滾石壅積易而通

暢難增築區水壩六墩以固石壩以濬岸砂涸出三千餘畝舊田現獲豐收又楚旌府屬之鎮南四舊有水塘築堤積水以資灌溉名千家壩因傾廢百年水冬得蓄且面偷積和雖勤得覆其水來自北山龍王廟及多廢殿等處而旁堤壩壁立四季泉源不竭會流箐口兩山迴環儼如門扇基址天際水成塘方匯數十里田畝隨令築壩建閘全用大石并竹外口開挖寬保毋得省工惜費掘出舊碑一版復指其缺略示以堅完於九年三月報竣據稱不稻可灌千家井可灌萬戶矣又平川府雖倚山臨川不通河道種稻田多每多修葺為著土開河三道水由田出業招民承鋤其修如嵩明之寬即也

因分水不均里民爭控飭令開古河道俾兩里均平宣威沙
舊少水田僅資蒼麥運石南石壩各開渠一道截流引水
均可墾田植勸地僻土寒穀難成熟惟正東東南等村
以種稻內有馬家莊等處田高缺水舊有水溝一道冬佳
塞前任知叻賈秉臣請從山腰行折鑿石成渠匯後溝莊
灌田數千畝大理府洱海之海口為附郭之三河縣水利以
因壅塞多年詳咨興修水得暢流以上各件工有大小時有遲
或洽委承修或脩加濟可或奉行官吏加意急公或本地民
出夫協力並未動項皆已完工內有仍須加修者亦不區增補
右屬地方加隄壩圩埂溝洞渠塘等類隨時疏築各有業

詳事件零星俱各庸庸叙至於通粵河道最關緊要
非止便客商實欲資糧運且於雍正七年粵即發銀飭修已
由河送州以下開至八達共一千五百里造船試行直至土黃有
旱路二站亦徑置備車牛竝蓋棚店下船至刺盜則徑建粵
江又嵩明州之河名徑自東川由牛欄江達金沙江周環川江
後抵昭通以通舟楫雖工程不易亦人力以能現估勘繪圖
復奪若仙川粵江河舟通真合則片帆可達吳楚又不止尋常
水利事矣水利之興廢實關民生之休戚屬左慎南尤為要務
且不自揣欲將東西兩道凡有可興之水利逐處興修此三年
以來勤訪密查不遺餘力除現在省城六河昆明海口併運庫

此府以屬一切河渠開濬各項疏濬開築已有頭緒其情
遠西各屬已經查勘者有未往查指其務期確知以後委辦
在案事之始雖不年以費鉅皆臣力以能嗣後別有固
出甲地並丈出田地應行變價銀兩現核數目已約有數
萬即以此項辦此項總屬有餘斷無不足是以臣屢蒙
聖諭恐力有不能令該動正項而並不敷該動正項亦不敢請
動正項亦不敢請動贏餘獨是導水濬河務期一帶永遠
暫行補救易亦等通利難就事治事易以人治人難且是
擬俟各工報竣即備細案叙具本題以請於道員應員並
佐雜官員內分別河道遠近酌量改銜兼銜令總理各

理各屬水利再酌留歲修銀兩分定勤惰考成立季報
月報三條並具詳具結之例其督撫藩司仍考將要緊
河道分派蒞茲令不時勤修俾於總管之外又各有專員
現在各屬員役不敢怠忽從事即後來大小官吏亦不敢因
循並無可諉卸或於地方水利實有裨益矣

奏者省週之嘉

會籌海塘情形疏 雍正十一年

工部尚書臣海望謹

奏且等欽遵

前督馳驛赴浙以有列浙日期及海鹽乍浦先行興工修築接濟
民食海寧尖山一帶俟臣等查看明悉再行確議具奏
之處業繕摺奏回外今且等渡江由紹興府改屬之蕭山
縣并河莊山等處將浙省江海情形詳加查閱江海之門戶
不同水性各異水道之遠從靡常其中有人力以能為者有
人力以不能為者凡人力以能為者自宜分別緩急次第興修
今將且等管見敬為我

皇

陳之伏查江海之門戶有三省城東南龜峙兩山之間名曰南大壘嵯峨何莊兩山之間名曰中小壘河莊之北寧邑海塘之南名曰北大壘三壘形勢橫江截海實為浙省之因固再查江海水性凡海皆有潮潮皆時長惟浙省之潮與他處不同蓋接海潮自東而西江自西而東每遇春秋朔望潮汐盈滿江流陡發之時互相搏擊突起潮頭殊甚雄悍若再遇颶風勢必洶湧故歷來為患甚難在於潮西故以助潮為患故列又在江中與風也再查江海水道雖中小壘適當南北兩岸之中江水海潮若由此出入則兩岸無虞但中小壘地面不及南北而大壘之半且山

根係氣似若綿時潮區沙淤偶通旋塞以不從而南即
徙而北徙而南則南岸尚有龔龍常等山連絡得衝蕪山
等縣雖有沖刷之處為患猶輕若徙北則北岸僅有塘工務
淡備禦倘有浸溢關係甚鉅今查南大壘早已淤成平
陸數十年前尚由中小壘出入嗣後逐漸徙至北大壘故年來
北大壘五桑田廬舍已成滄海若欲過折江海之狂瀾俟其仍
歸中道恐非人力所能為也臣等澤蓋

聖訓細加詳勘凡於海墾有益而人力可施者靡不悉心籌畫
以仰副

聖懷今公同看以海寧之東南有尖山嶺峙鎮鎮海口其西有

一小西山依名塌山相去百有餘丈水底根脚相連尖塌而山
之間相信向有石壩截水道有此壩石北岸護沙時塌
時漲後披修塘人役誤取尖石修補塘土北岸之沙至今
有坍年漲巨等相度情形現今江水大溜緊貼北塘直取
尖山塌山之南而引入海潮衝激塘身護沙日却伏思水乘
沙去水去沙未理固有之若於尖塌兩山之間照舊壩塞使江
水海潮仍向外行則北岸護沙可望後漲果能北漲自於南坍
水道亦可望其南徙但春夏之交潮汛正大難以興工俟冬初
水落擬用石塊設法填塞似藉人力之助能為其至於仁寧
二邑海塘亦有應修應築工程甚多一時難以並舉自應分別

蘇番省遺之廢

(三)

先後逐浙興修女自華家街以至尖山以西一帶塘工有草塘并修石塊石塘不等內有大學士朱軾於巡檢任內修築之石塘五百丈完固每板又新建之修石塘石塊雖小尚屬整齊均無庸修補其石塊石柴草各塘以及翁家埠為空南去年衝塌之處有已經粘補者有現在動工修築加謹保護其在草塘易於朽爛塊石舊塘亦易坍塌若供僅之粘補年之搶修歲需錢糧不下累萬積至數年不可勝算而塘工之單存危險此故非徒久莫安之計似宜改建大石塘庶可垂永久遠以需工料約銀一百八十餘萬兩以用夫役木石及運送船

隻等項甚多即任用力繕修非歷數年之久不能告竣伏查總督臣程元章業經奏准開捐以資經費若俟其收銀兩按年動支修築塘工漸次可以告竣而帑亦不致於糜費且臣等現議堵塞尖山水口若既堵之

後果能少漲獲塘則石塘可以不必改建估尖山既堵仍舊沙再行改建似亦未遲惟是翁家埠一段草塘又地腳係活土浮沙恐難釘樁砌石或仍用草工以禦雖頃時加粘補兩地面不過十餘里每年所需每多至塘內塘地均低窪及塘背貯土卑窪之處現今即在堵補必需培補之土沿塘或各官地挖取在照河工之例交與地方官區段確查酌量購買

欽查省週之弊

民田應用仍將以買民田款徵錢糧查昨題豁又查雍正
年風潮偶大海水漫溢塘面損傷民田廬舍等項思賑
而耗民不能預例若僅此一層堤岸未由為全且現在石岸
各舊塘一時未能改築應請於海塘之後添築土備塘一道
比舊塘再高五六尺務令於今年秋汛以前上緊趕築完
工苟一風潮泛溢有此備塘抵禦可以預衛再查仁和全備
一帶海塘不下三百里若無專管人員將系不無廢弛之患查
例工定例查候文武官弁董責成今浙省海塘亦甚繁
前經題委杭嘉湖道二員兵二員管管工程非只查奏以役
嘉海防同知二員千把總各一員兵二百名亦恐照料難周查

設道員一員添設同知一員守備二員千總三員把總七員兵八
百名此設官兵不考歲需餉之費但查塘工歲修錢糧現今
每年不下數萬兩此後如有粘補工程即以兵丁充夫工築別處
修錢糧可以少減且設有兵官兵巡查照看隨時修補既可
保固塘工而於工築之暇仍令勤加操演則海疆亦自藉資
防禦矣

欽查省週之辦

請石塘外增築土塘疏

臣 趙宏恩謹

查臣親勘松江一帶海塘外護土塘俱屬完固又金山嘴一段土
地地基原低前估一段丈二尺由各工塘面高低不一已飭加築
齊丈格已修石塘如式堅固至添貼石內土塘現在奔城務期堅
穩再查石塘長至七千餘丈面寬五尺底寬一丈以臣愚見尚
覺单薄在外復土塘相離石塘有十餘丈及數十丈之遠致
築貼石內土塘係緊貼石塘裏面而石塘外面慮少幫扶
神恐日久潮侵而林刺茂擦損似應做照貼石內土塘之法緊貼
石塘之外再築土塘一層上寬五尺下寬二尺高一丈格庶內外俱

漢科理侯塘工捐錢充足之時歸補又外護土塘以內塘
地開河之外甚多空閒宜酌種蘆葦柳株日久根底盤結
既可以固塘基而枝葉暢茂又可以資民用合並陳明

國朝奏疏卷四十五

野

水利後

濬渠塘以備旱潦

敷奏江南水利

請廣淮北水利

覆奏淮海築圩情形

敬籌淮揚水患

籌上河歸江事宜

許承宣

鄂爾泰

顧琮

高斌

王明德

稽璜

籌湖水歸江別開鹽河

同前

籌辦下河水利

高晉

覆奏湖河高下情形

同前

籌濬三江水利

土國寶

奏濬三江水利

莊有恭

敬陳水利救荒

柴潮生

覆奏酌辦水利

方觀承

濬渠塘以備旱潦疏 康熙十九年

工科給事中臣許承宣謹

奏為濬渠塘以備旱潦事竊惟一方有一方之利一方有一方之害善為治者收其利而遂絕其害、莫甚於水旱利莫大於陂池渠塘今置陂池渠塘之利不講而欲禦水旱且恐不耕而思獲不登而思衣不可得之數也江南去年之旱則數十年來未有之旱也江南今年之水每數年來未有之水也方其旱則運河之水恐不足以濟漕而涓滴不能放之供出及水則滔天巨浸曠野之出而汗漫不知以歸揆其以由何臣只以治河為急而不及各府如縣陂池渠塘之利各府

初縣亦以洛水護之河且舉女地以有阻也渠塘廢之而
為荒墟亦無以徑畫固宜遇旱則水泉之道亦塞遇
水則疏導之力難施也前接且奉天顏有敬陸呈圖久遠
疏共素在於大興水利以爲劉河吳淞二江經前接且馬枯
挑濬只後近二江都郡縣頗受其利他若常熟之白茆港
福山港三文浦江陰之黃田港中港武進之孟渡河包港丹
徒之安港西港至若各錫宜吳可達太湖之河漢甚多金壇丹
陽可接陳湖之水學不少今世處皆淤塞不治若興工而濬建立
石閘以時啓閉旱則納水蓄以蓄去水溢則洩內漲以過外則此
江以南之水利見於接且之奏疏其概不可不議舉行也至若江

北之揚少水

國家漕運之大道也此係尤重而水利之大者莫過於五塘五塘
北何上下雷塘小新塘甸城塘陳公塘是之營考以永樂
二年平江伯陳瑄總漕全資塘水宣德八年大旱四塘乾
枯運舟舟阻滯知府李貞奏乞修五塘濟運成化四年
侍郎王恕奏發帑銀三千於上下雷塘甸城塘陳公塘各築
石閘水碓以防水旱則由烏塔溝放水入河接濟運舟從此
南塘五塘匯注長河其不可殫述厥後淫廢不治而塘之利
遂絕然其舊北南石橋梁碓存一二若能急而修復原刻則
有淤蓄之地而不至於泛溢旱則有灌溉之資以惠可以濟運此

江以北之水利皆臣所及奏往世尤不可不議舉行之難然蘇松常鎮之水易於入江淮揚徐四之水難於入海供五塘之水利興而不為其以歸猶非策之全也臣因近海三十六鹽場尚有涵洞故跡今乃修葺以泄水舊利洞門自外控海潮至則海水內衝洞門自閉海潮退則河流直走而洞門自閉門閉則海不得入而無鹹水以害田門開則河流直阻而有友港以達水以是利水咸趨海而永無淹沒之慮矣方今公帑不充用儲之資舍捐輸無由出且因去年河漕日新補在淮賑濟令紳衿士民願納封條及序班等職勅納俊秀貢監皆先畧名造冊即借互庫銀令其酌次補完年終彙題上時成以為便夫婦女捐輸於

已飢已渴之後，孰若捐輸於未飢未渴之先，毋女為一時補救之計，何以立百年長久之計，則即以賑濟捐輸之例為渠塘捐輸之利，充之渠塘，修而民無旱潦之患，是修渠塘正所以為賑也，伏乞

皇
責令各督撫轉飭各府州縣，及今冬涸速行挑濬，漸次生感，博田均收，女利早溥，不足為災，有備無患，一若永遠之良法，莫過於此者矣。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

33 月 殿 手 抄

敷奏江南水利疏 雍正五年

雲貴總督臣鄂爾泰為敷陳水利以備

林樺竄江南水利一事屢荷

聖心眷注得懇臣前任江蘇藩司於此屬水利曾悉心諮訪略知大要原擬將此項經費籌畫預定然後詳請督撫隨又
程重後急次第舉行及奉

聖恩越權未慎事雖已寤心未暫忘前閱邸鈔知蒙

聖鑒撥帑金十萬委大臣辦理且感且奮臣隨寫書據臣陳討
云疏備河渠

特賜帑金以資調度蘇松常鎮就近之地料已留心查勘而江寧

為省會之區域也尤宜亟謀郡治內外皆有河道秦淮之水
四之可通惟以日久湮塞若尋源制澹實於民有倚揚州以
重全賴五塘久屬豪屠擅廢世間於河作田因占數百里之
官塘遂荒數十家之民產也今少旱即歉多水又淹若將故
閘仍舊後造五塘之水一蓄此費不過數千金而斯民之利
甚博但使不畏強禦方克有成故雖有賢守令往中遂
遂阻即勢不能挫又或造為別福保必不可行此不欲開河
之通弊不可不留察也等語去後屢該

聖諭愷切周密又奉

旨以原任給事中許承宣條奏揚州水利一疏著向揚州府在

一交者皆退之禮

京官員其覆奏亦甚詳明仰見

聖慮訪同多微不煩謹批且該見冒昧陳奏且按瀏河白茆二處

奉

首開濬此汶河海二區之脈絡江浙六郡之要津查康熙九年巡撫
張祐開濬劉河二十年巡撫慕天顏開濬白茆等河其時
相去未遠皆有志可考有跡可循自能仰体

聖諭至於江寧之秦淮其源有二一出句容華山一出溧水東廬山
合流入方山埭自通濟水門入於郡城內外交資其利甚博但
久不疏濬即疏濬亦屬故事河道雖存僅於夏秋水大
時暫通舟楫是享其利者正復每歲若不及今大加疏濬自

就埤廢勢難治理至於楊少之五塘雖侵占已久而故址皆在
但能不畏勢豪修治甚易得益實多由楊少之邵伯高郵實
在以直達淮安此帶地方稍遇水大一望汪洋民將不堪若
開濬五塘亦足分其下流但河堤綿亘三百餘里往淮黃
及湖一吋滙聚宣洩甚難設閘已多而一旦水勢驟急輒
行汎濫多被衝決須沿途相度別分支河出水迅駛常就安
閘如此則淮揚二郡永遠奠定而江北之水患息矣蓋於高家
堰為二郡之保障及淮北各州縣皆通河工自有河臣坐鎮不
管修又非惟水利計矣臣等伏乞聖鑒江南自劉河白茆之外
為南北之要津其莫如鎮江之漕河在丹徒界長四十五里在丹

交者皆退之者

(C)(C)

陽界者几十里地勢如建瓴雖有京口呂城奔牛泄南藉黃水
一云冬月漕河水淺挽運艱難每年挑漕隨漕墮淤歲必
常皆由河身淺狹及挑漕時又復苟且為一時之計此挑淤
泥堆積兩岸就近之處及大雨淋漓仍復沖卸入河且水淺之
時漕船既不能行橫截河內阻截民船每由瓦渡以致起岸
盤壩行旅艱苦公私交困此又江南河渠大弊亦不狃水利
以虞也且查此地實係枕嘉湖蘇松常鎮七府行漕之河而
向例每歲挑漕獨資之丹陽是丹陽之民獨受其累更有姦
胥蠹役地棍等人以借名僱派腳役車夫驢戶等人得以勒
索為優而兩派米船又似以卸裝另載凡此姦徒皆因以為利

故樂女世塞不樂女疏通於是勾串夫役原不肯實力疏濬
侯就保固又且賄囑漕船舵工水手故棄排擠不留餘隙甚
至多用小船填塞河隄以絕女往來行人到此忍氣吞聲不
不合舟而陸且保察其弊曾經親勘嚴飭雖於雍正二年內
料估公費中公疏濬始程不移以式且附近各境凡有可比丹陽
之練湖者皆應開通以助運河常使流注冬完筋不須後濬亦
為一勞永逸之計至於各郡四縣之內外城河并各鎮市之河
每被勢豪侵占或填砌狹小或全行堵塞尤可痛恨在嚴飭
有司各行疏通不日少有徇庇如仍前因循不即批濬清理
者一經察出官參吏處毋辜之家從重治罪女各支河港

濬塘浦名類不一此在多有凡可裨益地方者在悉令查報酌量經理但河路甚多若必悉行帑金勢難遍給臣等斟酌條例凡挑濬官河一切工費取給公帑其挑濬城河及鎮市之河其別通計河身丈尺俾便河兩岸居民每戶照其基地各後丈數其在港內不臨河者量為補助俟成寬窄各有定程鰥寡孤獨悉予優免至其間隙之地甚多民居以及未批之前先須築壩岸水及批之日或須拆屋砌岸等此等工費公用確估功令紳衿富戶與賈販商量力捐輸毋許勒派各支河關係民田者高田挑濬借水之利低田埭岸驅水之害皆功令通計合商彼此交濟是官為經營民受惠

蓋勢高森森不敢阻撓且自費多仍以自給凡有田之業主種
田三佃戶皆無不踴躍樂從而由利斯溥矣再城外運泥之
法務令遠置低窪之地不令高出地上城內運泥之法則皆
令積之有障隔之空地俟水通日雇船運至城外亦置於
窪之地不令高出地上總須倡率有方調度有法一切因時度
勢之用惟恃乎其人又非且言之以能盡也 臣自任江南懇
耿適蒙

聖主軫念及此實千載一時故不揣愚昧越職陳奏

奏善省過之辭

請廣淮北水利疏 乾隆七年

漕運總督日顏琮謹

奏為淮度惟北水利可富惟淮北郡縣地居天下之衝襟帶
黃淮匯注湖蕩土田廣行戶口繁多第頻年旱饑饑
薦臻以之土地荒蕪民物凋敝連歲叠蒙

皇恩蠲賑截漕近又

特遣大臣接發賑恤更令加意講求陂塘溝洫以期收益除害仰
見

聖主勤求民隱懷保惠鮮其政以欽措斯民於衽席兮至周必
備且特畧總漕淮郡適嘗駐劄之地又因歷任已再文周風

土民情知之頗悉近昔背濬北上後沿堤相視按之必將訪之
土人而知淮北實有可與之利誠能因勢利導固有稅功甚節
為效甚鉅若知見淮安南北地之其下本畧相等乃田價懸
絕至有相去僅數十里而淮南涇河上田每畝值銀十倍而淮
下地一頃僅值銀七八兩若考文以由蓋淮南河堤多建區田
注有資故堤外之田悉成上腴至淮北邵縣地雖遠河而溝渠故
堰際未議求故地之其地僅種二麥雜糧後未獲禾稻之利若
區一亢旱麥收亦歉竟同石田其卑下之區別又皆沮洳在舊種
目汙萊穢而稍多即多成巨浸是以夏旱秋潦年告災十
室九空公私困竭臣亦疑引河淮既廢設涵洞或止宜于淮南

欽香省過之齋

而淮北或有未宜近因曠舟漕以迄北登堤履勘見五公橋
旁近土田肥淋宿麥成熟秧苗長茂詢之佃農並云此二年
前亦係荒瘠之地後因有錢性者以賤價買墾外瘠田于
堤上創設涵洞導流引灌遂成沃土夏麥秋禾歲得再熟
故前此每畝三錢之候今已價十倍西因益信蓄澮宜地東南
可獲艾利臣竊見自漕江以上運河兩岸雖亦間有涵洞第而
果止知來水情運未知借水灌田是以坐听萊頃原泉竟未收
涓滴灌溉之利迨俟惟北之利每涇河田畝高下相應昔魏
史起之言曰魏氏之行思以百畝鄰社二百畝是田惡也澤水在
女傍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與是不仁也因引澤水溉鄰

而河內以當今惟北此河形勢適相類此應往

皇

特遣大臣一員總理相度會同督撫河臣詳酌妥辦估計

工于兩郡並河堤岸或建設涵洞或築壩堰開渠既田

至東西駱馬嶺山漁績徐塘此河支分派別務各處勿溝渠

或築圩岸以固田或棄窪地以貯水要係隨地制宜克盡地力

而止又需用帑項應就近在兩淮運庫動用更令即於河

員內遴委諸練河務數人分司各任約三年內以利具而

人力勤可冬伏瘠土化為沃壤第恐議者疑其運河復及

此河之水或于濟運有妨不知各省糧艘道徑惟徐年年五

月上旬即可過竣稻田須水正在夏秋前此答閉以時運過

將行宣導量稅借運河因蓄之水用為民田灌溉之資備運
毫分以妨況運江左右以建涵洞成效彰推此仿行亦無疑
慮雖行事之初經費湊出自

朝廷盡與與民作而旱潦不除累歲

賜復蠲租動以鉅萬窮黎究難普濟 國帑坐以竭虛糜

何如力與此工以因民之利冬地之力耶考之目前計之矣
日女利有五淮徐災黎待哺嗷嗷之半菽不飽若水利具修
即可寓工於賑女利一也而卽頻歲被災窺蚘蝻後蠶
免賑濟後登帑金當前既已周章後此更難由繼若田
功克舉普獲豈收捷此正供可以無闕庫帑可以即有女

利二也淮徐常平優之一遇凶年米價翔湧若溝渠既通
刈二麥禾稻歲獲再收數年之間民免艱食倉儲有備
災利三也兩郡疏濬既化為膏腴賦不加增收有倍獲則
流亡安輯匪僻自消其利之運何為湖泉貫注亦多溜壩
冲工今相視要害開引涵洞溝渠別水勢既分險工自穩行
之有成雖有此時開濬之勞可除永久修工之費截長補短
去險就平其利五也利而與害除上可慰

九重南顧之懷下可貽准北百世之利一時

國家之經費有限必將累小民之獲利各官必先有以節宣一
步得以永逸收益除害公私竝濟無也于此矣

奏晉省湖土瘠

覆奏淮海築圩情形疏 乾隆十六年

臣高斌謹

奏伏查淮海等屬州縣地勢低窪濱臨河湖居東省之下流
為中水之歸宿今該御史奏直做江南圩田之法為備
涇供足容水肉蘊如人寄居海州坊每置買田數畝築
陸一以圩田之制歲獲有收成效已茲請查照十二年八月原
奏將海州一屬并鄰接之宿遷桃源清河安東阜寧等縣
數年以來作何辦理情形

秋下
督撫嚴飭地方有司實力奉行確切定議等語伏查海州
并宿遷桃源等縣修築圩岸一案先於乾隆十一年八

月高州會同前督臣尹繼善奏准海州以屬照下河高寶等
處窪地之創修築圩岸令業主出資佃戶出力于農隙時次
第經理共各力之業佃酌借帑項年寬還項鄰接海州者遠
桃源清河安阜阜寧等邑亦照此辦理在案又乾隆十二年四月
前督臣尹繼善奏稱一切之修圩岸令地方官詳加相度酌量緩
急分年辦理其頂底高寬之制俱令相視地形酌定丈尺修後
之法務于圩外積土挑挖成溝仍于圩身酌留涵洞并設立圩
長責成四縣經理道府督勸等因奏准亦在案臣黃廷桂於
乾隆十四年將修築圩岸事宜酌定規條通飭以屬實力奉
行并令各地方官因地制宜酌辦理務期合乎人情宜乎土俗

于所有商查數年未辦理情形况悔如东南鄉之堯慶等
二十四鎮沐陽十字橋至錢家集至栗墟苗家寨等鎮安
東之西聯東路天瓦等鎮宿遷之河北等鎮築圩挑溝俱
經工竣阜寧之堰頭丁溪等里贛榆之南鄉等鎮亦經勘
明建圩其未修圩岸之處或因地势稍高由土虛鬆不遇
或因潮水往來本係斥鹵以及開蕩匯淤卑窪窪水之地不
便概行修築至桃源清河二縣四鄉均係旱地並多種稻水
田其逼近河湖之處水勢洶湧非圩岸所能抵禦兼以土性
鬆旋修旋塌徒費無益此悔如等八州縣圩岸或宜或礙之
情形也竊思水利農田相為表裏必須得禦有備而後蓄

有資圩岸之制誠為良法惟是地勢不同難以一律而論海
沐陽土承東省來源路馬全湖之水由六塘與沐山兩河分注
入海女六塘河自宿遷縣境歷枕源注河安在沐陽以沐
州綿長數百餘里是圩岸之最大者莫如六沐兩河從前原係
民間自築圩堰迨乾隆八年至十二年歷經奏請培築高厚
費至數十萬查自加築以來唯乾隆十三年水勢平小得以安
淮徐海各屬均獲有收至十四十五年等年東省山水盛漲注
多漫溢民田多被有各圩岸均不免于水患誠以水德甚多
下流甚窄容洩不及勢必旁衝橫溢斷不能強与水爭也
至于圩岸之制惟田間偶遇霖潦低窪之地不用以防復如

蘇省週之齋

江南蘇松常鎮等州縣農田最由口宜其次則下河高宝
丹泰山陽鹽域行之亦有成效均以上游各吳隄之水收圩岸
以施工至于海沙等八州縣俱在黃河以東一值平行土性係
沙不宜禾稻民間惟恃春麥冬豆稔以為益歲是以歷來有
一麥抵三秋之語一文夏秋刈束省上淋山水泛溢六休交頽湖
陽散漫勢非圩岸沙經防禦此正卷臣以奏圩田之制雖驟
行之於北者臣等悉心講求詳加酌議水性地利之宜執為不
于穿鑿而補漏救弊之方人事不可不盡此有海州等八
州縣除修河挑濬既屢經試勘圩岸每益亟毋庸修築外
查令各該縣於舊有河形及支河兩港之處於農隙時量率

農民隨時挑挖以備霜降之後如沐陽贛榆安東阜寧宿遷
邳州有已成之圩岸仍令各該縣循照規條督率民夫歲
修并多挑購場以備蓄洩其已勘未成者列令隨時次第舉
行至于地势沙高并卑窪窪湖蕩窪水之地均不必強行修
築阻礙水道其六沐西河已修動帑修築之堰雖已淤漲
水不能保護而日常水勢藉以障禦不無裨益亦宜仍
照題定之例督率民夫歲時修補查盛漲之水原非歲
以為常如此漸次經理則惟據梅各州縣每年考察既可
申獲復稔且合计数年之內亦必有一二年秋成可獲
唯在因時因地隨宜辦理從容從畫以期实效庶淮徐

海沮此之地雖不能收全局之功

海沮此之地雖不能收全局之功一勞永逸之計而隨時補救

水患可漸成

敬籌淮揚水患疏 康熙六年

通政使任歷日 王明德謹

奏為敬籌淮揚水患事宜思當今第一急務莫重於水除大河
以北河淮濟四岔源日漸乾涸不敷安插若淮揚為淮黃下流
漕運咽喉日生長於土受害極深乞引最確故其受病極深
知之亦最真故為我

皇上詳陳臣思天下賦稅才屬東南由江達河止恃漕河一錢
從前曾規空別糧運行後方准官民船隻前進時當育即
閉天妃大向不容黃水溢入內河以防流沙淤墊其沿河數
淺夫嚴勒限程惟令濬河保你幫帶堤閘厚不許加高致令

運河受水有地不知孰淺孰深至故時末季法制寢廢不
前賢立法深素惟以恤商為名遂由令商集冬由河不
向寒甚晝夜通行以致濁水直入內河全河冬於射舊租
承遂忘舊規舊制嗣後一切管河官吏又復不知增淺並
不濬淺殊不知運隄日增而日高別河身日淤而日淺累
上流高堰共石隄將冬之處向係高厚土隄日久年深未加修
築遂致自閘橋間至白水塘翟家壩止二十五里之內衝而
大小谷口共計五處有閘十餘丈係至丈修共有閘十餘
丈係八九十尺三四尺者淮水盡從高隄上流翟家壩一
帶竟入高郵寶應各湖直射漕隄是以內河冬漕不能

支全淮大勢既捷上流劈開水道四路奔行別下流海口等
處淮水之力漸減不能衝刷黃河獨水中黃河獨水及遂流
入淮凡淮水入河之海口及家場一帶全係流沙淤墊是津
口之淮水不能下一遇水發淮黃並漲亟祈加隄女高王於居
民房屋及區颶風勢力不敵終歸潰決廬舍田園難大
老幼隨波冬逝康熙四年七月初三日龍風大作高窪之
民男婦飄沒不可勝計蓋隄岸已高水力愈橫勢以激
固非修築不堅之罪也及遇亢旱又以河身淤墊積淤甚
幾有司漕運必重閉閘蓄水涓滴不容小民為他注灌
既之常是以順治九年十年江南全省大旱高窪與鹽各州

縣隄下小民田苗冬枯固不必言且有小民被倡而立醮死者此
微臣伏處田間時時自眇又非僅此於傳聞也總緣淮揚
沿河各縣地處卑下水出無原更兼蓄洩無方兩則一
時皆集旱則滴水不通巨愚以為治淮規則似衣查照
南河舊法酌議謀求仍當濬河俟你幫隄供厚不在此
隄上加隄止救目前不思久計如不復博運過淮完後五月
即開天妃廟舊例將圍流洋洋流入內地漕河亦旋濬旋淤
河終不可仙亦悔也不於高郵寶應山陽江都各漕隄卑弱
處以量造滾水石壩水大則預行宣洩水小則實築圍壩
及高郵堰衝開各口速行修築將來水勢橫溢去水各

以惜阻亦旋修旋壞旋修不可得而固也但冥閉天祀大同
 前曹河重且亦曾議及多以奉差官共及商民船隻未
 使事敢具疏題准且准比照濟寧境內天井石佛等廟
 子例驗實部申按時開放似每不可惟建造曹堤壞亦名
 壩築築高堰新開衝口未免致費 國帑雇募民夫

此利雖在軍國大計實為下民永除疾苦以需夫役
 自應各切縣協濟百姓自救身家何辭力役布六年之衝
 歲起夫困苦難堪何以實力修築共襄大計以圖一
 勞永逸之舉是固惟揚士民以心悅而樂赴也若夫
 長此徑淮源以自以及沂濟漳溇各處濱河地方直省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

月船手抄

小民受害者不減於淮揚或更甚淮揚此各未可知伏乞
天緒勅部酌議是否淮水關係最重且議有無可採更飭
河漕重臣及直省督撫大臣嚴飭管河官吏悉心作
訪詳考河決通權酌議一切河道如何而後疏防而利如
何而後蓄蓄兼資當此未而綢繆自忘事事半功蓋倍
將水土平而後民生莫樂利之休不雜立院見於今
於今日矣

籌上河歸江事宜疏 乾隆二十二年

臣嵇璜謹

奏 臣道往

旨往 可下河率同何燭詳勘淮揚運河東堤減入下河之水自

邵伯以北者皆歸海邵伯以南者皆歸江緣邵伯以東運

東地脈高阜天然限制各有分途若欲保之向若歸虛必

順其就下之性臣查下河歸海之路徑前以建各閘丁漢小

海地勢外高不能復水其草堰劉莊伍祐新吳等場皆自

地勢之宜分注門龍港永洋港等口歸海惟查劉莊場之

閘南至新吳場之石礮閘相距五十五里中間並無一閘之

月無手抄

發番省過之齋

請於伍祐場之沿窪口蔡家港地方添設五孔石閘二座開
挑上下支河引歸新洋港入海又查石碇南天妃越閘兩塘
裹頭尾俱已塌卸應儘修補堅固又各閘下支河年久淤
戩現在北閘底高二三尺至四五尺不等應請估挑又沿海
港口現俱淤通惟射陽湖傍曲太甚戩水不暢竟有淤
西僅隔里許而南北僅一大灣至數十里於應請挑通程
徑捷歸海至車場河以西河渠甚多其導水順而今於襄
如泰州之孔家園鹽城之岡溝河皮岔河在疏濬深通以
資利導又高寶運河東堤原設石閘十餘座水大則戩水
歸海水小則匯既民田今即兒閘子嬰南閘并邵伯之三

剛年久傾圮在該拆修以利塔則以上皆下河歸海之路
查下河河橋本係水脚形如釜底每遇淫霖即遭淹浸若
高郵諸壩區水太多盈科漸進未及至海而下河已皆泛溢
查湖河水勢歸江近而歸海遠而歸海行四而歸江徑直多
一分入江之路即少一分歸海之水且查運河歸江之路甚窄
南董家溝石羊溝廖家溝之處南壩俱寬八十六丈即伯
以南運河東堤舊設有金溝六南金溝滾壩東西兩壩風
凰橋壁虎橋灣頭南等處共寬九十餘丈上下相應用以導水今
今查東堤堤僅金溝六南并灣頭南區水通計七閘口門止
寬十二丈八尺尚不如芒稻東西二閘之寬鳳凰橋正南木橋

區水甚中微細東西傍壩面本高金溝滾壩淤之久積以致
運河之水不能及時宣洩目前於五月內奏明動支帑銀
一千兩將金溝滾壩並鳳皇壁虎二橋抽挖溝槽不日即
為宣洩之計查該侯霜降後將金溝滾壩挖低一尺東
傍壩改低二尺五寸鳳皇壁虎二木橋下於離一併挖你比
運河底高七尺由準惟西傍壩形勢不順每歲挑挖外
將東傍壩添寬十二丈壁虎北木橋之上另開河額十二丈
建木橋匯入壁虎橋引河內以資宣洩又金溝南底太
高在將北南底改低一尺照上年成數辦理在傍
鳳皇壁虎等橋壩外支河查照此改壩眷一律挑深

又邵伯西岸汝港口為湖水匯入運河之咽喉內有荻花港
奶一廟港陳家港紅橋港久徑淤塞且亦於五月間奏
明疏濬已經完竣惟查邵伯此湖匯注之引河多有淺
阻不能暢流每致積水停蓄在茲將黃子湖通運朱
家湖之湯家排引河改向西南疏濬寬深再朱家湖
通運董家湖之王家莊地方開挑新引河一道引水直
董家湖以達此家橋形勢彎曲應儘以直為另挑引河入
尤家窪下接挑新河一道由葦城墩後引入越河再將越
河加挑寬深節節引導此湖積水湍流入運由鳳皇壁
序二橋出房家溝等壩歸江又查運河寶應之竹箔

度者皆退之者

壩外離新真難安宜伐在佳於竹絡壩之南建遠水石壩一座庶萬變水勢可以平緩以上皆湖河歸江之路也查宣茂樞宜惟在冬專和夏若六月以後江面既高潮汛又大難各開南壩十八丈而歸江開壩止八十餘丈系水甚低於去水必須長年開放寸、與減俾高寶湖秋留區水之此新不至壅滯為患但查芒稻開河乃而惟壩必由之此若下板世壩以倚連則河工坐誤樞宜若全開南壩以利湖河則蓋船起致成阻期於西不相妨庶可行之久遠臣悉心諮訪或稱別開運盭河道現在湖廣不一竟有淺至尺許者以芒稻開河板即虞淺阻在請將運盭河道估挑以芒稻西開底水

深五尺為度俟運鹽河內長存五尺底水則鹽船可以通行
而沿河兩壩可以常年盤板既有利於河工亦無礙於鹽運
再查下河各州縣小港支渠不可數計豈能善例與挑查
康熙年間每歲令下河居民挑濬渠港並有成款在往查成
地方官於農隙之時查照田間水道有壅塞及淤之處俾集
里民按照地畝辦理佃戶力業主給食逐年開挑之由之
土即堆成圩岸以復田疇是在有司善為督率則地方
自有起色每年將改挑各河造報督撫稽考數年後
庶渠港通達旱澇有備至等辦在修各工內歸江各工
儘列為急工歸海各工儘列為緩工其歸江工程須在存十

焚香省過之齋

月間與工方內有益仰懇

敕
督河楊益祚臣會同確議速估具題務於秋汛後刻期撥
辦以資實效再各工內所需銀兩有隸屬水利應於江蘇藩
庫內動支有隸屬鹽務應於兩淮運庫內動支隸屬河
工應於河庫內動支等語俟會議分別辦理

籌湖水歸江別開鹽河疏 乾隆二十三年

臣 嵇璜 謹

奏為籌湖水歸江別開鹽河事查上江河南興舉水利各河
匪注下隘別高宜邵伯湖受水更多誠如

聖訓 亟宜庶求去淤以爲宜守之計惟是湖河形勢殊遠而歸江

近歸降紆迴而歸江順使江都淤房之芒稻南壩實由湖河
泄水歸江第一尾閘若供長年裕放俾湖積水暢流歸江
於冬考水枯時早由騰空以備伏秋家納之地則高郵南
閘車壘二壩自出區水多而下河各州縣可免淹浸之
虞此實極便下河之要鍵也如芒稻一河乃淮南鹽艘必

田之路當河工急需與水之付正盜艘盛行整禦之候若將古稱
同板徹底修故別溜勢湍急盜船難以挽維若因此全行改南
別湖河水去必致壅積為災伏惟江南諸省水患頻仍
仰冀我

皇上軫念民瘼指示機宜大興水利現在上下支幹各河均已
逐一開挑蒞之疏導而芒稻河為歸江喫緊尾閘更當急
為講求妥協方與全局有裨臣尹繼善孫璜會同臣高晉前
往查勘芒稻河自西北直趨東南而涉錢河則自西南至東北
橫亘其間以省運河東岸之金溝東涉鳳凰壁虎溝頭等
間壩減慢之水皆直趨芒稻南及董家溝石羊溝等處

各滾壩埭江鹽船悉由灣頭可行之必次南門下板方次灣頭
以芒稻向壩不能陸放合宜臣等再四等畫查芒稻
迄未現有舊越河一道應令鹽船挑運此運形勢由積
河直走金灣北向不繞芒稻向出灣頭則河水運鹽分爲兩途
芒稻向可以長年啓放董家溝石羊溝廖家溝皆可不必分
封閉庶供湖河之暢流歸江實於水利有益第查越河長
六百餘丈臣等則量水勢甚覺淤淺應再挑深五六尺俾
流通以利鹽艘並行又查金灣北向之底尚高改低二尺四寸以便
船挑運此運水勢過小之年再行相核辦理如此則歸江尾閘各
此壩過所淤積水以運相灌輸不致匯積爲患矣

大清高宗純皇帝

籌辦下河水利疏 乾隆二十六年

南河總督臣方普謹

奏為查揚州府屬之高寶興泰等下河地方積年被淹荷蒙

皇恩准將高郵之南院車邏等壩封土三尺又於金湾壩下加挑

新河分流暢度俾吐歸江現在業已完工另摺奏

聞自此洪河運河之水不致漫溢三壩而東注則高寶興泰等處

可免西來之水是矣惟是下河各壩境內支河以港及田間積

水向來俱匯入串場河北流二百餘里於鹽域境內之石隄天妃

等閘始行滙海道遠行阻驟難消因民間雖挑溝築圩不足

以資捍衛歷來每有西水不支而西水積亦呈由患此是下收獲

之故因在杜大來源而本地積滯之區亦當籌其去路此南下有滙
海之引河不可不加疏治也而後者有從海潮勢大近海抵浚
恐內水未出外水先其也又或治而多水漲各處滙集即多疏
引河不能洩水滙海甘且等伏查范公隄縣亘六百餘里串
場河自南而北向建石閘十八座每閘均有引河各為洩水
歸海之計嗣因洪湖之水由高郵各壩東注下河形勢益底
水未到閘地已被淹是以不暇計及閘下之引河今南閘等
閘既已封土金溝又後開河徑始既有成模則善後必規全
局查現在鹽城境內之白駒青龍八壩大園等閘引河於乾隆
二十二年奏准挑浚由門龍港歸海雖不能如石壩等閘三五

暢而南水外越吸資宜戩共飲迤南之丁溪小梅迤北之上園草
堰陳家冲等五閘緣值時尚可通流列入德王未及批濬年來
水漫少停有竟成平堰者各閘亦常閉亦不用臣等先後親
往各該處上下查勘現有王家港水深八九尺至一丈二三尺寬
十四五丈又有射陽湖寬深更甚臣等詳議籌辦下河批務
之

聖訓悉心討論再四講求若將丁溪小梅二閘引河疏浚深通順勢

再用一引河匯入王家港歸海又將上岡草堰陳家冲三閘
各引河疏濬深通順勢亦用一引河匯入射陽湖歸海就其
阻塞之途因勢利導俾散漫之水裁傍取直順軌安流理

以悔為歸宿並非另疏海口當不致有倒灌之虞至從引河
不能改水歸海則從前改開之白駒等閘引河現在改水歸
海已得濟用歷有明徵蓋積水之區若以多一尺去路即可
早消一尺積水并可早涸一尺口地數畝將之積水增此五兩
之引河節、流通源、宣洩小民見水易消固自必齊心合力
各執河溝加築圩圍蓄洩兼資旱傍有備將見沮如漸成
沃壤仰沐

聖恩承資案利且等為下河通籌全局起見用是合詞修
陳考議

聖訓備蒙

月無手抄

欽查省遲之原

兪允宥臣等於本年封土以後夏秋之間再看下河各州縣水
勢情形詳籌審度時在需銀兩撙節估計另行妥議

請

旨遵行

覆奏湖河高下情形疏 乾隆四十二年

南河總督臣高晉謹

奏為覆奏湖河高下情形事。伏查淮揚運河自從前黃水
倒漾上下河身雖不無停淤而水勢下注仍無阻礙兩年來
注水暢出自匯口以至寶應業經刷深因宝應供濟舊開
為之一束水勢未免淤積未能暢刷致高郵上下間有淺灘
前奉

旨復勘是以酌將洪濟南折陸並挑挖灘嘴埭閘通湖港口俾長
河水勢暢順以期迅流刷濬漸次保通惟於指內復運入
湖引湖入運處未能詳悉陳明以致上煩

焚香省過之齋

〇〇〇

〇〇〇

虞慮深切悚惶茲查西岸寶應湖周圍三百餘里湖西寬闊水勢一律相平而運口以之瓜分計高者丈有奇地形北高南下勢者建甌是以三隄南之外未設堤防下隄之邵伯一帶湖河相通向來形勢即係如此並非近年變遷致致臣等後委淮陽道松齡泰將李永吉前往運河上下逐段測量目下寶應運河水深八九尺至一二三尺河南較高湖面二丈二寸沁水汎運河水深六七八尺河面較高湖面六尺等永安凡運河水深七尺河面較高湖面五尺五寸迤下六隄南至姜家塘一帶河面較高湖面四尺五寸及二尺九寸一尺八寸不等迤至高郵一帶運河水深五六七八尺河面高湖面

相平惟露筋廟以下至三溝廟通湖港一帶別湖而高
於河面有二寸四寸一尺不等此高郵以上河高而湖低高
郵以下湖高於運河之實在情形也其湖水歸宿之路
溯查從前水大之年一曰為郵以下兩岸通湖二十四港一曰
運往東岸南尖五里車邏昭關等壩一曰入下河歸海一曰
西岸三溝廟之通湖港及邵伯鯢魚等港一曰入運往金溝
東西傍鳳凰壁虎橋等處歸江後因歸海之路迂遠下河
民田易於被淹仰蒙

指授樣宜大展清口供洪澤湖清水會黃東注歸海山盱五派
壩一律封土每年酌量啓放因寶在湖存水較小高郵南

閘車置等壩久經封閉即西岸通湖各港亦俱堵塞現
在湖水止由三溝閘進下之邵伯通湖各港入運三十年來形
勢頗為順利且等前議將三溝閘進下通湖港一道築壩堵
閉使湖水由二河行走至邵伯西岸各港入運仍從金溝等
閘下注歸江去路原未改易祇令湖水從近裏二河至鮑魚
各港入運距三溝閘較遠俾三溝閘以下運河水勢至此不為
湖水橫衝光阻則運河上流之水得以流行迅疾於湖水歸江
之路仍無阻礙至宜在兩岸修建閘座之處且等因淮揚運河
綿長三百四十餘里遇水勢盛漲之年一線運河下注不能
迅速未免壅塞不為不預籌為後查運河東岸閘座涵洞水

小時必須蓄水備運即供下河民田需水亦只量為挹注以資播種
若運河水大時下河民田形如釜底未便將河水引入致淹民
田是赤岸河不過資農田灌既不可分洩運河盛漲惟有
兩岸築壩臨湖一帶河面高於湖面數尺冬可宣洩查往原有
竹箔壩三里溝滾壩及減水閘等處分洩運河有餘之水以減
上陸暴漲近因該閘壩年久損壞是以酌請於三里溝上下
修建石閘二座以備減洩入湖終可容納且等身任河防
自當悉心籌辦以期上副

天心所不敢通融遷就致運道河防稍有貽誤

蘇文晉等道之辭

籌濬三江水利疏 順治三年

江甯巡撫 臣 土國寶謹

奏為敬籌濬三江水利事宜惟

國家財賦多出東南而東南財賦皆資水利開墾微非細故臣熟思

吳地形夏潦秋霽山山橫崧田疇淹沒郡民離困皆以下流淤塞

隄岸傾頽疏導不白其法掌法不白其人以致此耳且按疏濬

下流浙西砂郡蘇松最下太湖綿亘數百餘里仙山山間之水

數注溪澗洩之三江由三江而入于海若下流淤塞則水汎濫淹浸

禾稼為害非淺鮮也相共利害為之經紀則白茆港七浦塘劉

家河為蘇東北洩水之巨川也吳松江大黃浦又蘇松南北

交境之水大連也若吳淞南北白茆諸港浦之兩傍及各
有支渠引上流之水歸其中而並入於海就其中論之蘇之七浦
塘劉家河松之黃浦並皆係通利惟白茆港自宣治七
年一為疏濬吳淞江自天順間一為疏濬後柔白茆湖少
積壅壯如邱阜吳淞江竟以溝洫下流既壅上流吳淞舟
楫莫行田疇莫治此利害之昭然個見也今計疏濬白
茆一港則七浦劉河通利而蘇州東北之水有以歸矣疏濬
吳淞一江則大黃浦通利而蘇松南北西界之水有以歸矣
蘇松之水既各有歸則別吸大湖不至壅際向柔淹沒之土
皆出而可耕矣又修築堤岸並為切要昔人常論於朝白江

炎香省退之齋

南園田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潦不及為農美利要知園田全賴乎堤岸全堤岸全賴乎修築修築永堅則旱則車水以入潦可庫水以出而高低之田皆熟矣且惟杜桓之資者

皇土之重要

教諭詳、敢遂前朝舊制一、添奏大疏水築堤工力不無煩費而量此之出計復之入或相倍蓰或相千萬不可不熟計而審行工水利一行則稼穡登稔穡登則貢賦充而百姓將有食哺鼓腹之樂乞

命遣臣詳議定策實臣一、亟細查明及一切胥吏乾沒之弊

首冬平賊功垂不易之典也
不似虛名故子務期確與經後申報諸

交習年逾之壽

奏濬三江水利疏 乾隆二十八年

江蘇巡撫臣莊有恭謹

奏為濬三江水利事 臣在斯任時 適上年秋雨稍多 風潮稍大 湖
水漲時 勢二旬不退 不盈尺 親赴嘉湖一帶 周禮察勘 知水滯太
湖之故 不暢並疑下游淤江 滯恠之故 或有壅於曾遭浙吳
乘江查勘 究以可在陽省 難得確切 因先將浙省通湖要港 必
何大加開濬 不至積水 難消飭行司府 籌畫議詳 曾經恭摺奏
明 適蒙

恩命 調修江蘇經濟圖 督摺臣用臣前議 謹將湖州府屬之七十二處
酌用民力 以時疏濬 奏奉

允行

至於摺內聲稱江南之寶帶傷太湖出水之處有年於塞在否缺廢

咨且查明自行辦理等因惟是臣自上年冬受事即內訪周伯升

員遍歷蘇松太各屬確勘由湖屏江由江歸海之路窮源竟委

循幹達支將何處壅淤應如何開寬何處淤積應如何浚並酌

估需費林樾陸續繪圖估設前來且協攬全局窺見太湖居

蘇常湖三郡之中北受荆溪百嶺南受天目諸山之水匯為巨浸

而分疏之大輪則以三江為要三江者吳淞江婁江東江也東江自

中已湮達明永樂間開黃浦江寬闊深通足為三江之一故

今亦謂之東江此三江之分流交錯徑吳江震澤吳縣元和昆

山新陽青浦華亭上海大倉鎮洋嘉定十二州縣上境大

製香省過之弊

間港浦縱橫湖蕩雜錯大概觀之每處石可通流每地不可分
似亦可安於每事始不節之通不勝一節之塞數港之淺不
及一港之角則其勢必有以阻查太湖出水之口不特要帶橋一
處於他如吳江之十八港十七橋吳縣之鮑魚口大缺口為例
水穿運入江之要道每不無淺阻又如入吳淞之雁山湖大斜港
九里湖澱山湖汝浦等处向稱寬闊深通大梁宜度者近來
民間貪圖小利遍植艾蘆圍築魚蕩每多侵佔且本年
正月因查勘蘇松大海塘款至劉河亦見現在河形亦大非
昔比舟楫未往必礙舟待潮崑山外港為婁江正道淺狹竹葦
如之要門外河為江源出匯咽喉之地河面僅寬三四丈不等平

時多事雖若多其開礙偶遇秋霖四水匯集江身淺窄先
本境之水以占必俟境水消退然後開水出為之傳遞而上
已多此屢淹夫東南財賦重地水利民生大計若及早治之
事半功莫倍今日籌所以治之之法其運河以西凡太湖出水
三口但就其有港可通有橋可渡之處為之修鑿占塞規仿舊
額務俱勿流以迅速每阻久運河以東三江改道除黃浦
浙西水口現在尚屬你通但於柳口挑除淤漲蘆墩三處足資
暢洩每膏大辦外其吳淞江自龐山湖以下婁江自婁門以
下凡有淺狹阻滯處以相度情形疏濬寬你務由上源改
之數足相容約只江身中段一切植蘆插斷及冒充水面之區

查明條款除嗣後仍嚴由之禁別水之停蓄有外俾送時
並印以批河之土俾令加培圩岸再將現有閘座如之經理共有
去海太近建置非宜难于啓閉其另酌量改移務令啓閉
得宜足資蓄田洩廡澤潮不入清水盛強而海口之淤亦將不
挑而自去凡此在辦之工且由司道再三籌酌業已履勘具規條
第工段較長約略估計所需雖覺浩煩然散在十二州縣其
力合作實亦以出言多此本為利益田疇起見如再舉有感等
語業佃皆自承叨利賴民間自有此舉皆案於趨事願以民力
勉之但用民之力慎選董事分段督修仍需官董共成且工費極
繁若待鳩集財力而後興工不特稍稽日會令仰懇

皇上

天恩准予公項內先行借動的籌辦理于蘇松太三屬
得沾宣洩灌溉也縣分年按款照數計數徵還則民力既
紓大工可期速集如蒙

恩允

即于今冬漕務事竣以後開工務于二三日間通工歲事
則在兩佳兆咸感沐

皇仁於冬既矣

少者才近之者

敬陳水利救荒疏 乾隆九年

臣崇剛生謹

奏為謹對救荒之策策為匡國之遠因懇乞

宸斷立行事竊照河間天津二府自去歲亢旱荷蒙

皇上截漕發帑多方賑恤俾中民不散致所以入粵以養

宵旰焦勞過於桑梓之禱自然甘霖大沛可望有秋然臣愚區以為此

至恩矣然未可為本務也大謀國如謀家不可以近憂既解遂置康

慮於不圖治國如活身不可以標病既痊遂置本根於不問

古者東南未聞王畿侯國皆在西北王畿不過千里修遠滅之

五七十里地可保狹矣夫豈由百畝用制六尺由步百步為畝僅

當今二十六年有奇田可招少矣少祭祀之祭，盛慶旅之既，
廉君鄉百官吏人之祿入賑貸貸之委積戰陣之當糧安不
取給於此費可設廣矣而且三年耕有一年之食九年耕有三
食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何無備之甚也則以田利既已
廢水利亦慘復不修平日則鹵莽而落收一有急則坐待
賑恤為活計而已矣伏讀本年三月

上諭

之道養民之道在供上順天時下因地利殫其經營力作以
贍其室家非沾於在上之補苴救恤遂長恃為資生之策
也為民父母民事即家事太心勸課隨時區畫俾地無遺利
民全還力則家有蓋藏自可引養俯仰不匱大哉

王真得足民之根本矣。臣今不敢泛引該郡以河間天津二府之事言之。查二郡之地經流之大河三曰衛河白潯沱河。曰滹沱河。曰衛河。曰分水之支河十有一。一潯水之淀泊十有七。蓄水之渠三天津府分水之支河十有三。潯水之淀泊十有四。受水之沽六。是水道之宏多莫如也。此三處故河間縣為瀛海山車之水皆於此而委輸天津。名曰直沽。歲補之流皆於此而奔滙。向若河渠深廣蓄以有方。即逢旱歲不能全收而灌既之功亦可自半。即不然而平日之蓄積亦可稱得數月。旱大降之。或之何。或拋田弃宅。挈子攜妻流離道途。或水利之廢。即此可知矣。人方苦饑而与之談水利。豈可謂之迂哉。

吃

上方
賑饑而即藉以興水利不可非善策也今甘霖一日不呈則
賑災固不可已臣竊以為徒費之於賑恤不如大發帑金
遂遣大臣持款補水利冬行經理既可接濟賑民又可
潛消旱潦且括貧乏之區為富饒一舉兩得似救時之急
務籌國之遠謀莫以易此臣謹考之於古證之於今為

呈上
一、臨之改直隸為禹貢冀州之域田稱中之今土壤乃
至瘠舊在商農民家有五十畝十口不餓世間雖擁數頃
之地常虞不給雖其土燥人怠風氣異宜亦不應懸殊也
此等張堪為漁陽太守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頃民有麥穗之歌

孤奴今之昌平也北齊裴延儻為出師刺史修古督亢陂
溉田百畝倍故為利十倍督亢即今之涿也宋何承矩為

河北制置侯于雄鄭雲朔州兵堰六百里灌田初年多功

次年大熟承矩輦稻米入都示朝臣諍者乃息凶民之

食以明汪老蛟為天津巡檢欲與水田將吏皆不欲老蛟乃

捐俸自廩二千畝收四五石惟早稻以贖立稿于是軍民

始信國浙治田之法可行今東西二淀即承矩之滹梁天

津十字園即老蛟水田之遺址垂三竹冊非比荒蕪又查

朝李光地為巡撫與河間水田言涿州水佔之地每畝售

錢二百尚言欲芟一廂成水田畝易銀十兩上年直督高

斌請開永定河灌田亦云查勘該至中情欣悅又且聞
石景山有莊頭修姓家道殷實能自引渾河灌田比常
農收收數倍早澤不致為災又聞該縣亦有富戶自行鑿
井灌田每逢旱歲其利益饒又聞現任霸州知州朱一登
于二三月間曾勸民開井二十餘口今頗賴之證之近事後確
有批別水利之奇與也決矣今請

特遣

大臣齎帑金數十萬前往河間天津二府督同道府牧

令各委佐貳雜職除運道改關及滹沱正流水性暴急慎

勿擅動大清河渠淀泊凡有故蹟可存者皆重必疏濬而又

於河渠淀泊之旁各開小河之旁各開大溝皆務修庶度

力不及則止節次建立水門遞相灌注旱則引水入溝
以溉田潦則放閘歸河以洩水其離水寥遠之處每由一頃掘
井一口十頃掘大塘一口亦足供用其中有侵及民田並古波
廢堰為民業已久者皆計畝均勻攤還以此辦理民情自
無不踴躍樂從即將現在之賑民兩外未還回之流民
停止賑給按地分段派令就工逐日給與工值酌濟三人
口糧寧厚冬減一人在役停止賑糧二口三人就役停止家
賑糧四口六口口兩一戶皆不能扶役者仍照例給賑若蔬
沒之處有可耕種者即借予工本當年還徵還更詳另

簡
大臣齋幣全分巡直隸各府一以何向天津二府辦理雖以

費繁多而實為畿輔貧窮之利或曰北土高燥不宜稻種也土性少鹹水入即修也挖掘民地易起怨聲也且前朝徐貞明行之而立敗怡賢親王與大學士朱軾之經理亦垂成而坐廢可為以鑒臣語又一言之九土之種吳宜未聞稻非莫妙之產現今玉田豐潤抗稻由且今第為之取水利耳固不必強之為田也或疏或濬則用官資可稱可未聽從民便此不疑考一也土性少鹹是域有之不遇數年耳也偏地皆沙鹼亦且即使少鹹而多一行水之道比聽其沖溢其害愈甚於已不疑考二也若以溝渠為損地尤非知農者考凡力田者務盡力而不費多壑語曰務農者地荒猶曰至

田甫田惟莠跡、今侯十畝之地損一畝之蓄水而九畝獲
收而十畝之田皆落入孰利况損又予撻還不疑此也
至於前人之屢行屢罷此各有由徐貞明有幹濟之才改言
亦百世之利大時御史王之棟奏劾出於奄人動威之衆大
疏亦第言濬沈不可開耳未嘗言水田不可行也但其募
南人開墾即施予之又許占籍左先斗之屯學亦於是
北人之田又塞其功名之路致人言也宜矣至營田四局成
績具在公徧難誣者日效力差員不無奉行未善以爲
王一段遂區而廢之非但識長算妙之說出也况非常之
原若日沙澗此豈持久乃乃功秦人開知白之渠利及

百廿四時至欲殺水工鄭國澤河在大守番係引水
灌田河渠數徙田苦不能償種云唐長孫恕後鑿之
故收十石凡括可種成可易糜恆以終之則是中道亦
之別非不疑也也至於水利既興之後或拓善農師造作
水器與夫逐年作何經理俾永無壅塞之處在听
大臣詳加籌畫雖國家經費有常然

皇上視民如子凡有賑恤幾千萬帑金亦無吝惜即如現在開通
京師溝道已估費二十餘萬以視興修者水利利輕重較然况
此舉乃以阜財非以費財也

皇上一教三天災國家代有荒政幸有百全計口授糧僅救死

而扶羸以存賑亦掛而偏百何如擲百萬於水濱而收國
富民安之效縱有堯災湯旱亦可挹彼注茲是謂全弊
之賑恤連年米價

聖懷屢屢衣停林買豈可久行捐監掾倉亦非上策若以民
收積素積自粒二圃有資匪訪肉直隸士民皆云有水
之田積多水之田相去不啻再倍是得不竭之者乎且近
畿多八旗莊地直隸亦京兆股肱皆宜致之富饒姑可
居重取輕海外帝徒豪民于閩中明成祖遷富家于燕
里固非王政不失深謀若水利既興自粒軍民兩利是皆
無形之帑藏且西北水土之氣就上騰而下降也土氣太甚

別水氣受制故明臣魏呈閻徐光啓皆以興水利為致而之
術其言固未必確然東南半壁未嘗接踵告旱而直隸近年
以來閔雨者屢矣詎政事之缺失乃

聖人

罪己之懷諉氣數之適也亦術士無稽之論其究天人理

理數相因但伏水土均調自然雨暘時若是自有驗之調

變且水性分之列利害用之列利害故固有用

言人之皆治田之人即人皆治水之人先臣張伯行亦主此論

又法隴其為靈壽令督民濬衛河其極頗有怨言任開

會水之何以病民既而水際大至他邑苦水獨靈壽有靈

導歲竟有秋貸殖地早則資舟為國此備斯每患也

隱寓之可防抑且更有進在此等今生齒日繁民食漸
絀愚臣區々以為冬與西北之水田冬闢東南之荒地則
米價自始平減固左立致豐盈但事体至大請先直
隸為端俟行之有效另籌長策次第舉行集利為
年之基庶共在此乞飭大臣詳議舉行畿內幸甚

覆奏酌辦水利疏 乾隆二十七年

臣方觀承謹

奏查工部侍郎范时纪奏請飭直隸州縣于低窪之處
疏濬種稻一摺奉

旨此不區偶以近來一二年間雨水稍多竟似此等地畝素
成積潦之區殊不知現在情形乃北省以偶設遇冬寒之
交時霽日久便成陸壤蓋物土宜於南北燥濕不能不
從女性即如附近昆明湖一帶地方試種稻田水泉最
而蓄淺旺減不時灌溉已難遍給倘特窪地冬令修作
秧田當雨水過多即可藉以淤用而雨澤一歎又將何以

救旱徑前近京議修水利營田未嘗不再三經畫始終未嘗失
濟方是地利不能強同但此時紀既有此奏甚奇亦觀承國者
或有可以隨時酌採於目下疏涸之法裨補一二此後皆悉意
議具奏欽此且思南北地利不能強同非人力豈可變易細詳
訓諭畿地農田情形已荷

聖明燭照且查范時紀原奏有可值宜酌採查京南河縣窪

地有老種稻莖可以窩疏涸之法此惟霜叻系北煎茶鋪等處
宛教村又與文安接壤之畢家房宋家庄等十數村下係
傳橋每於消涸二尺後不能驟涸而地勢平行土性墜填乾涸
二十四年秋傍曾於次年試種稻秧竟獲有收今年九月內且查

劫文霸積水面交該州勝督令打民照前經理而免戶
力得種因該州有侍郎王鈞捐存營田工本銀一千五百
兩每年照例貸助佃民隨飭於存項內動銀借給該處
村民領種秋收免息還官如去年乾涸多借白水仍聽
舊播種黍粟以從民便此外又有保定府屬安州之
謝頭村新步縣之馬家寨一帶近淀窪地土脈亦云
已於淀水落後將步謝頭兩村邑端村東西二閘開放積水
俟窪水內外相平酌看水勢存之深淺盈出亦仿照霸州舊
種稻田事宜辦理既資補救並寓疏消見可而行之不俾
益至如固安沙地非稻宜實城津靜青唐皆水鹹土瘠天津

其藍田久廢量其形驗止為泄河下泄河旋相連古今僅排列既不可
以築堤堰水亦非尋常溝濠此特宜一戩向來皆俟海河運河
水退大濬乃始減掣等中一水一麥之地居多非蓄洩即事秋
耕其可以况侵耕占種致妨水道近日河工正坐此患尤未便
概而施也今作大道開溝及濬後田間渠路修築舊有堤壩
或功用民力或以工代賑種且分委道府查勘通飭各屬上
緊籌辦已節次批報開工竊且另行彙奏